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0.04.007

# 脱嵌与重构：“泛娱乐化”思潮下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研究

闫兴昌, 马静音

(电子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四川 成都 611731)

**摘要:**“泛娱乐化”是近年来肆虐于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愚乐”思潮,也是娱乐话语走出自身“场域”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各方面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主要以发泄性娱乐及满足性游戏的形式日益影响着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不仅容易扭曲大学生的价值取向,削弱其价值判断能力,还会弱化高校教育引导力,扰乱教育生态系统,从而加速社会风气的“愚乐”化转向,破坏主流舆论氛围。故而,唯有从以德润身、以文化人、以美育人、以法制人四重维度破除藩篱阻碍,度越鸿沟阻隔,才能最终夯实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根基,有效预防其精神矮化,保持生命张力;进一步增强政治认同,强化其政治信仰;培育媒介素养,填补理性缺位,进而达到裨补缺漏、载一抱素、进德修业的效果。

**关键词:**泛娱乐化;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文化认同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0)04-0034-06

## De-embedding and Reconstruction: Study on the Mainstream Ideological Identity of College Students against the Trend of "Pan-entertainment"

YAN Xingchang, MA Jingyin

(School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Sichuan 611731, China)

**Abstract:** "Pan-entertainment" is a foolish entertainment trend of thought that has been raging in China's ideological field in recent years. It's also a cultural phenomenon in which the discourse of entertainment goes out of its "field" and increasingly permeates all aspects of social life. It increasingly influences college students' identification with mainstream ideology mainly in the forms of venting entertainment and gratifying games, which will not only distort and weaken the value judg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but also weaken the guidance of college education and disrupt the education ecosystem, thereby accelerating the foolish entertainment turn of social tendencies. To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university students' mainstream ideological identity, we should cross barriers and bridge gaps from the four dimensions of moral, cultural, aesthetic and legal education.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prevent university students from mental dwarfing and renew their vigor to promote their political identity and beliefs. Meanwhile we should develop the media's political responsibility and reason so that they can help advancing students'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promoting their career.

**Keywords:** Pan-entertainment; college student; mainstream ideology; identification

主流意识形态是指需要社会成员认同并接受的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思想文化的“主心骨”。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是高校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内容,对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意义重大。然而“泛娱乐化”思潮的到来,给大学生主流意

识形态认同带来了潜在的挑战。“泛娱乐化”思潮得以形成的基础,一方面奠基于世界体系中核心国对边缘国的意识形态入侵和资本控制下信息全球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受各种社区亚文化和亚群体心理作用的影响。尤其是及时行乐、意志消弭的“光想青年”可能会更容易享受“泛娱乐化”的配置,易

**收稿日期:**2020-08-31

**基金项目:**202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历史合力论视域下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协同育人的建构路径研究(20YJA710001);2019年度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资助项目:新时代弘扬“五四精神”与培育“时代新人”的协同路径研究(2019A08);2019年度四川警察思想政治研究中心资助项目:新时代公安机关全面从严治政创新路径研究(CJS19A02)。

**作者简介:**闫兴昌(1994—),男,河南获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被植入“泛娱乐化”思维,并形成“泛娱乐化”的亚生活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意识形态工作放在战略全局的高度,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强调,“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sup>[1]</sup>2019年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指出:“青年的理想信念关乎国家未来,青年理想远大,信念坚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坚不摧的前进动力”<sup>[2]</sup>。在此背景下,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探赜不仅有助于驱散“泛娱乐化”产品生产与再生产的怪圈,还能有力扭转意识形态领域突现的被动局面,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夯实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 一、“泛娱乐化”思潮对加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潜在挑战

### (一)销蚀:易于扭曲大学生价值观,削弱其价值判断能力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随着旧世界的“祛魅化”,新世界的另一种魅力即魅风骤雨般发展的信息技术亦悄然而至,世界进入“众人狂欢”的共享时代。这就给原本处于“萌芽”状态的“泛娱乐化”思潮补给了生存的养料,提供了发展的契机,某种程度上,这也给惯用“学术殖民”“黄祸论”伎俩的西方国家实施“思想的征服”战略打开了一个缺口。使得“娱乐至上”“我乐故我在”日益成为部分大学生的价值诉求和遵循的亚生活方式,在“众人狂欢”的裹挟中自然容易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价值观念危机,即大学生审美价值观日益媚俗化、生活价值观趋于功利化、生命价值观愈加淡漠化、文化价值观日渐娱乐化。在快餐式“愚乐”文化的侵染下,价值取向易于出现偏移、审美可能演化为“丑化”,且频患精神上的“妄想症”,最终只能与主流价值取向东趋西步,背道而驰。

“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一方面,“泛娱乐化”思潮容易加速大学生自律意识消泯和深度思考罄尽。深究其源,大学生对“愚乐”的需求是“泛娱乐化”萌生的种子,泛娱乐化思潮的来袭,使得自律意识尚浅的大学生在各种刺激诱惑下,容易逐步适应这种“娱乐至上”的亚生活方式,碎片化的时间被娱乐所充斥,自律意识逐渐被吞噬,深度思考自然日渐弱化。另一方面,“泛娱乐化”思潮容易造成大学生思考能力弱化和价值判断失准。出于监测生存环境的本能,部分大学生有着

与生俱来的“完成欲”和“猎奇欲”,对未知领域总是心存向往。根据蔡格尼克效应,一个个新的刺激点接踵而至,一个个新闻爆点让人应接不暇,媒体单向输出取代双向互动的同时,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弱化必然容易加速其独立思考的消逝和价值判断的失准。

### (二)消解:易于弱化高校教育引导力,扰乱教育生态系统

“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然而“泛娱乐化”思潮下,高校的文化教化功能却容易被“愚乐”所弱化从而失去其对大学生进行“入耳、入脑、入心”教育的部分引导功能。如今娱乐产品以其碎片化、虚拟化、低俗化的内容和话语更能刺激大学生的神经末梢,俘获大学生的“芳心”。娱乐产品本是卸除负重,寻求精神慰藉的工具,却演化成令人神往、难以戒除的“娱乐烟草”。而部分大学生群体却浑然不知、乐此不疲,依旧沉迷于这娱乐的“温情”漩涡中。当前的互联网产品正是根据一种“嗑瓜子”的理论来麻痹我们的大脑,通过缩短反馈周期,调高大学生快乐阈值,掏空我们的碎片化时间,最终实现其流量变现的同时,也消解着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泛娱乐化”所营造的文化景象更像是心向往之的“巴别塔”,但却四处弥漫着虚无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愚乐”文化气息。长此以往这不仅会让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抗体”增加“免疫力”,逐步消解高校的文化教化功能,更甚者还会引发教育引导力式微,污浊教育场域。

“盘圆则水圆,孟方则水方”。“泛娱乐化”思潮大行其道下,一方面,容易弱化高校教育传播力,消解文化传承功能。“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历史”<sup>[3]</sup>。泛娱乐化本质上是以“愚乐”来“解构”和“重构”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其不仅坚持娱乐至上的原则还坚持“当下即是”的幸福准则。故而,在“及时享乐”观念的恣意操纵及“速食主义”生活方式的“隐性垄断”下,“元叙事”“逻各斯”可能被深度解构,历史与人文的厚重感也可能会被抹平和质疑。这种单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体验带来的不仅是教育传播力的式微和文化传承功能的消解,还会加速传统文化“被迫失忆”趋向“博物馆化”,另一方面,易于催生教育场域的解构性危机,影响教育生态系统的平衡。马克思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sup>[4]</sup>。高校承担着立德树人、铸魂育人的根本任务,然而在“众人狂欢”的市场经济时代,“泛娱乐化”思潮下的文化繁荣更像是“空中阁楼”“象牙之塔”。如果任由个人主义、虚

无主义等“愚乐”土壤肆意滋生,放纵娱乐裹挟西方社会思潮冲蚀教育格局,可能会使得高校的正面导向和潜在引领功能发生偏移,最终成为阻碍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潜在屏障。

### (三)逆转:易于加速社会风气“愚乐”化转向,破坏主流舆论氛围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一个时代的“社会氛围”,往往陶染着这个时代的“社会思维”,尼尔·波兹曼谈到“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而当下“及时行乐”“以乐取众”已然成为部分文化再生产的“度量衡”与“晴雨表”。一方面,发泄性娱乐风起云涌,容易浑浊良好的社会风气。网络色情行业、网络暴力游戏、网络口水战等,宣泄情绪的发泄性产业增长速度较快。“视觉主义化”“愤青化”正日益填平宏大叙事与“泛娱乐化”二元界线间的鸿沟。另一方面,满足性(半满足性)产业大行其道,容易日渐销蚀大学生主流价值认同。哗众取宠的八卦丑闻、离经叛道的肥皂偶像剧、无厘头式的娱乐真人秀,试图“佛系”式的后现代姿态影响大学生如何“娱乐人生”。“泛娱乐”本是社会生活方式现代化、精神生活选择多样化、主体价值选择多元化的产物,如果大学生群体长期沉浸在这“泛娱乐化”的畅快迷魂中,以“感性至上”代替价值追求、以“及时行乐”代替深度思考,只会将崇尚英雄的时代变成及时享乐的年代,最终易于使社会环境演化为培植“泛娱乐”的温床。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当前西方的“奶头乐”等“耦合思潮”与“泛娱乐化”思潮在内容上有着高度的同质性,在形式上有着高度的一致性。然而西方国家这种“思想的征服”战略并非近些年才横空出世,作为国际软性战略工具,自然是作为“坚船利炮”的辅助性工具被公之于世。“通商战争”之际,列强便懂得“诛人诛心”之论、“文化渗透”之理。一些传教士披着宗教的外衣,进行殖民侵略,辅之以“种族优劣论”“黄祸论”的宣传活动,目的就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有理制造舆论。时至今日,这些所谓的西方“精英”国家却欲故技重施,希冀历史重演。通过输出“奶头乐”“泛娱乐化”等西方价值观,采取温情、低成本、半满足的办法以卸除“边缘化人口”的不满与挑战,以期维护“阶级固化”即自己的主导地位。如今,尽管大学生尚未陷入“泛娱乐化”的怪圈,但“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sup>[9]</sup>却似乎已初露端倪。娱乐一旦

越过“适度”而呈现出过度化态势,便会积聚破坏主流舆论生态平衡的内生动力,届时,“当下即是”的“社会氛围”自然容易成为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隐性藩篱和潜在鸿沟。

## 二、“泛娱乐化”思潮下加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路径指南

### (一)以德润身:补足思想之“钙”,扣好人生之“扣”

“补钙论”:补足思想之“钙”,防患精神“软骨病”。“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想指引人生方向,信念决定事业成败。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导致精神上‘缺钙’。”<sup>[10]</sup>1995年旧金山“费尔蒙特饭店会议”提出,为了不让全球化的失落者像婴儿般啼哭吵闹,安抚这些“被遗弃”的群体,避免阶级冲突,唯有制造“奶头”、喂之以“奶头”即令人迷醉的消遣娱乐和充满感官刺激的产品来填满人们的现实生活,转移其注意力,才能使其无心挑战现有的统治阶级。20载已逝,当前大学生群体虽然没有被西方的“耦合思潮”所“喂”倒,却在一步步迈入自己所营造的“类像世界”中,这不仅会让大学生群体失去对生活世界的本真把握,还容易患上一种精神上的“软骨病”。故而,对于“泛娱乐化”思潮下的部分大学生群体而言,唯有筑牢思想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提高思想“免疫力”,才能预防其精神上的“软骨病”,助推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纽扣论”:扣好人生之“扣”,明晰人生“风向标”。“大道以多歧亡羊,学者以多方丧生”。习近平总书记谈道:“当代青年要树立与这个时代主题同心同向的理想信念,勇于担当这个时代赋予的历史责任”<sup>[7]</sup>。当前在“泛娱乐”的温情麻醉下,以主流意识形态的边缘化、价值追求的荒芜化和娱乐节目的移情作用正试图转移着部分大学生群体的注意力。对于某些个体而言,尽管实质上吃不到“奶”,但只要给他们塞上“奶嘴”,比如发泄性娱乐、满足性游戏,就能在某种程度上安抚与平稳他们的情绪。这种欲望的无限膨胀与精神的深层次空虚要求我们,一方面要确立主体叙述,抑制去崇高化;另一方面,要积极倡导“价值理性”,克服无意义感。浅层次的快乐,拥有的只是短暂的热闹和长久的空虚。“价值理性”“沟通理性”取代“工具理性”,才能克服无根感,适应娱乐的去中心化。在技术异化及“感性至上”观念的浸染下,大学生只有扣好人生之“扣”,用“理性”取代“刺激性”,致力于剔除无意义感,回归本心,重塑理性精神家园,才能达到摧枯拉

朽之效,自觉加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 (二)以文化人:发挥教育主渠道作用,抢占新媒体话语权

扩大“思政课”影响力,善假于教育主渠道。“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思政课”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是立德树人的关键课程”<sup>[8]</sup>。思想观念本是一种非线性的开放系统,并不是以封闭式及线性方式自然萌生的,积极的价值取向结构虽是有序的,但却不是“自组织”生成的,需要不断累加积极向上的负熵,减少熵增带来的解构危机。而当前娱乐突破自身的功能界限渗透到其他领域,其话语容易裹挟着西方的“耦合思潮”,进而不断消解着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为防止“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主流价值观被“泛娱乐”所掩盖,必须突破传统的教育模式,把立德树人贯穿其中,明确“思政课”的“定盘星”功能,审时度势、破立结合,一改传统的“内容僵硬、语言生硬、气氛压抑”的教学环境,但不能以学理性弱化政治性。要加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建设,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建设性和批判性相统一,同时也要及时更新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文本结构,才能破坚冰、通阻滞,实现教育主渠道功能的最大化,以期实现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掌握新媒体话语权,提升教育魅力指数。话语不仅仅是思维符号、交际工具,而且还是“手段”和“目的”,并能直接体现为“权力”。二战以后,西方“超越遏制战略”的策谋者就深谙此道,随着媒介帝国主义崛起,这种“隐性武器”发挥得更是淋漓尽致,“和平演变”“颜色革命”“不战而胜”战略对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狂轰滥炸”便是其聚积话语攻势的关键一步。泥沙俱下的“文化快餐”语境下,高校亟须抢占新媒体话语权的制高点,第一,要擘画主流话语议题。将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进行“数字化”和“微化”处理,以期“大以成大,小以成小”。第二,要把控主流话语导向,扭转“愚乐”思潮,治愈文化“贫血”,实现“是道则进,非道则退”。第三,要善于贴近话语对象,使“硬”理论“软化”,“深”思想“浅出”,达到“老妪能解、妇孺皆知”之效,彰显其自身魅力。只有这样大学生才能潜移默化地将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内化为主观文化,从而缩小与客观文化之间的外在张力。

## (三)以美育人:营造主流舆论氛围,积极培育价值共识

倚助隐性传播,增强主流舆论渗透力。“不言之

教,无形而心成”。从价值等级序列观照,“泛娱乐化”思潮是将娱乐价值置于序列链条的最顶端,一切敛容屏气、发人深省的价值追问都可能在“愚乐”的冲斥中销蚀甚或湮灭。个体可能在“愚乐”中被弱化,社会可能在“愚乐”中沉浸与屈从,余下的只有肤浅性的短暂嬉笑与浅层次的情绪宣泄。“意识形态是通过强制的、无意识的方式为社会成员所接受的”<sup>[9]</sup>。面对“以乐为贵”“以乐取众”价值观念的冲蚀,传统显性传播却显得有些滞后无力、心余力绌,而对已具备一定“理性思考”能力的大学生群体进行意图明显的理论灌输和精神强化自然易于诱发其强烈的逆反心理。因此,一方面,可以尝试采用隐性传播方式,善假于“电子传教士”这一载体,发挥“舆论领袖”的二次传播作用,于“宏观性主导”中实现“不言之教胜于教”的功效。另一方面,可以建构主流舆论权威,同时遵循“黄金4小时原则”,贴近主流舆论传播的话语客体,以期达到“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的效果,走出主流舆论传播被动应战的漩涡,最终扭转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度弱化的境况。

培育价值共识,规避社会“原子化”现象。葛兰西认为:“在保持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上的统一中,意识形态起到了团结统一的水泥作用”<sup>[10]</sup>。首先,注重价值共识培育,避免“舍本逐末”怪圈。“泛娱乐”的独特“魅力”不仅体现在其“解构”功能上,还在于其“重构”功能上。它在解构人类的美学底线、人的存在本质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同时,也在重构着新的社会文化形态和“愚乐”话语体系。因此,在“变味走样”的“愚乐”氛围中,寻求价值的“最大公约数”就显得尤其紧迫。其次,巩固凝聚社会的“水泥”,防止社会“原子化”怪象。人类精神世界最重要的社会联结机制——价值共识在“去中心化”“去权威化”的“泛娱乐化”浪潮中不断被消解甚或否定。个体孤独、无序互动、精神虚无可能成为大学生群体“愚乐”下的生活样态。因而,巩固凝聚社会的“水泥”,夯实社会“共意”之基,不仅是时下之应然,更是时代之必然。

## (四)以法制人:建构监督管理机制,擘划道德行为规范

加强娱乐市场调控,净化网络娱乐空间价值生态。“富贵拘法律,贫贱畏笞榜。生既若此苦,死当一切平”。亚当奥尔特在《欲罢不能》中,戳穿了市场经济下发泄性娱乐及满足性游戏背后的伎俩,其通过提供不可抗拒的积极反馈、营造未完成带来的多巴胺刺激、增加令人痴迷的社会互动,以此输入

人们生活,形成饭后谈资或打碎整体的社会记忆。这两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很容易使得部分“光想青年”从攻苦食淡中,转而投向“及时行乐”的象牙塔,碎片化时间被挤满的同时,大脑的兴奋阈也会“情随事迁”。因此,一方面,要及时更新“限娱令”,完善娱乐审核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sup>[1]</sup>。法律法规的创制过程是一个由习惯到习惯法再到法律的发展过程,其不仅需要一套固定的流程,还需要时间的积淀,故而,面对部分相关法律相对滞后于娱乐产品所形成的散布型网状传播的现状,唯有及时更新以节目价值导向、社会美誉度、观众满意度为指标的“限娱令”及审核制才是潮流之需。另一方面,完善防沉迷系统,采用网游分级制。网络的延展性、“扁平化”使得娱乐场域被空前扩展,技术的异化、游戏的魔力使得部分大学生群体陷入“称王称霸”的虚拟漩涡不能自己,完善防沉迷保障机制,同时借鉴ESRB、CERO、GSRR、PEGI等分级制度,亦可起到“鞭笞策蹇”之效。

建构道德行为准则,强化娱乐行为边界自控能力。“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首先,要制定变通趋时的道德行为准绳,正确引导“私欲”航向。欲望的“繁衍”是“愚乐”这个彼岸世界的永恒主题。“欲望本能力量的过度张扬非但不可能实现其宣称的拯救或解放个体的功能,相反只会加剧人的沉沦。”<sup>[2]</sup>“文化工业”下不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的欲望,始终牵绊着“商品拜物教”性质的“文化消费”,会使技术的赋权产生出前所未有的异己力量,在此期间,人也平板化为欲望的符号。面对私欲横生的境况,制定与时偕行的道德行为准绳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作用自然毋庸赘述。其次,提升娱乐行为边界自控制能力,正确应对“审丑”风潮。“丑文化”“雷阵雨”是当下娱乐产业的“畸形儿”,这种“愚人”“愚己”心理归根到底或是为了博人眼球,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窥探欲望。“丑”成了一种资本,却不需要掩饰,使得形象尊严尽失,有时还会触及底线伦理。因此,提升娱乐行为边界自控能力,不仅可以减少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阻碍因子,还可以有效遏制全民进入“审丑时代”。

### 三、“泛娱乐化”思潮下加强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深层意蕴

#### (一)裨补缺漏:预防精神矮化,保持生命张力

摆脱价值观危机,走出“类像世界”。“精神与时代,形质随日化”。在“泛娱乐”产业的长期浸染下,

主流价值观可能会异化为“愚乐”性质的调侃,“宏大叙事”在追求表层化、瞬息化的即时快感中也可能被矮化,对意义与价值的追问有时会被“愚乐”所置换,剩下的仅仅是“文化工业”流水线上的机械程序。如果大学生日常沉溺于脱离“此岸世界”的“类像文化”中,尤其在“感性至上”的欲望驱使下,这种每天的短暂舒适,都只是在透支未来,在算法推荐的软件中,碎片化的时间会无休止地被大数据掏空,生活在娱乐化,娱乐也在生活化甚至类像化,“虚拟真实”与“实存真实”的界限不再泾渭分明。因而,重构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不仅能在浅薄的调侃中挖掘主流价值观的内涵,消弭大学生的价值困惑,塑造真正“完整的人”,更能在文化商业化熏染下过滤掉多余的脑电波,把头脑中嘈杂的声音关掉,走出“类像世界”的精神桎梏,达到真正“返璞还淳皆至理,遗形忘性尽真轻”的状态。

重塑生命价值观,唤醒生命意识。“生之于我,利亦大焉”。不论先秦诸子,抑或儒释道各家,莫不因生命的价值而“贵生”,莫不以“摄生”“长生”“乐生”为其旨归。在资本主义“腐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愚乐”文化的刺激下,“泛娱乐化”的亚生活方式已然初见端倪。技术变革在使社会进入“媒介化”阶段的同时,也在极力催生“离散化”的被动消费者。物欲的喧嚣中大学生难以寻觅自我生存与发展的价值,他们只能于盲从中拼凑出一个虚幻的自我,主客之间的关系发生置换,最后,只能因现实与虚拟的鸿沟而引发现实自我与虚拟自我之间的矛盾。故而,加强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一方面,不仅能够唤醒大学生的生命意识,挖掘其生命潜能,恢复生命张力,实现个体生命价值。另一方面,还能够改变自我迷失,增强自我认同感,提升自我建构力,保持自身生命动力,最终丢弃口中温情的“愚乐”产品。

#### (二)载一抱素:增强政治认同,强化政治信仰

重构“政治仪式”,增强政治认同。曼纽尔·卡斯认为:“认同是人们意义与经验的来源”<sup>[3]</sup>。在“泛娱乐化”思潮,尤其在“匮乏假设”等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双重浸染下,历史有时被“讥笑”,一定程度上会加速其厚重感消失;政治有时被“讪笑”,一定程度上也会加速其崇高感丧失。但可怕的“解构”不等于低俗的“重构”,戏说须有度而不“俗”,调侃须有节而不“泛”。因而对大学生进行更具柔和性的意识形态教化,于潜移默化中实现政治仪式的重构可谓是兹事体大。第一,有利于调动情感,稳固政治合法性——政治认同的情感来源,重构“政

治仪式”,恢复其神圣感,凸显其“克里斯玛”的权威色彩。第二,有助于过滤无良“愚乐”产品,对多元化、异质化的社会景观进行整合重组,克服大学生迷惘虚无,治愈个体原子化倾向与共同体的失语症,避免个体的“孤芳自赏”。第三,能够有效摆脱市场运行法则下的“物化处境”,避免消费主义标识下的欲望膨胀以及符号编码世界中的情感放纵,为政治认同的实现提供稳定的话语场域。

扭转“非政治化”倾向,强化政治信仰。在“泛娱乐化”思潮的席卷下,个体最初仅需一个空奶嘴便有“乐”的体验,但在福利刚性需要的习惯下,第二阶段需要一点“奶”的刺激才能诱发“乐”,而在第三阶段可能需要源源不断“奶”的输入才能产生“乐”的享受。届时,突遇“断奶”状况,必引发“不乐”的心态,陷入主流意识形态“泛化论”及“淡化论”的混沌中,从而引发信仰危机。鉴于此,强化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一方面,能够克服政治信仰的淡漠化、边缘化、空心化与功利化,摆脱政治活动“物化”及“机械团结”坍塌的危境,提升政治信仰的存续力。另一方面,还能缓解一元化与多元化诉求之间的多重张力,压制“符号学危机”的苗头,回应政治理性的工具化,治愈“政治冷漠症”,跳出“泛娱乐化”陷阱。

### (三)进德修业:培育媒介素养,填补理性缺位

提升媒介素养,兼顾释放与赋权双重能力。“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在资本逐利逻辑下,受众的注意力才是这个“液态现代世界”里最弥足珍贵的资源。大学生群体出于猎奇的本性和对娱乐的需求,使得信息平台 and 商家看到了流量变现的商业契机,争夺用户注意力就成了一切商业活动的最底层逻辑。然而为迎合受众的需求,这种长期同质化信息的推送,只会加剧“信息茧房”的形成,消耗型寻乐方式愈益取代补充型寻乐方式,“赋权”(回应媒介的能力)较之于“释放”(理解媒介的能力)就会显得供给不足。故而,加强大学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不仅能将媒介素养这个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释放”走向“赋

权”,遏制情感干涸和生命异化,更能提升大学生娱乐主体性自生成能力及价值自辨析能力,有效应对“愚乐”的“去屏障化”“去身体化”和“去中心化”等挑战,提高大学生对“愚乐”的免疫力,最终摆脱靠信息平台 and 商家“投食”度日的“依赖症”。

启蒙理性意识,培育社会主义时代新人。“怠慢则不能不开精,险躁则不能理性”。文字培养理性思维,视频图像诉诸感性思维。发泄性、满足性娱乐产业在刺激人的边缘系统(感性大脑、哺乳脑控制情感)及爬行脑(原始脑控制欲望)等非理性大脑的同时,新脑(理性大脑负责深度思考)却愈显锈斑。“我乐故我在”置换“我思故我在”,不可抗拒的力量穿透着大学生的思绪和情感。部分大学生掂量追究的习惯可能逐渐被弱化,苦思冥想的能力可能逐步被削弱,连智力游戏的空间也会龟缩到屏幕前的一角。因此,对大学生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教化,一方面,可以打破大脑舒适圈,引导大学生进行人生的自我赋值,改变资本逻辑控制下“单向度的人”,缓解因“沉默的螺旋”机制而加剧的群体极化效应。另一方面,能够填补理性缺位,有效防止部分大学生沦为所谓的“世界公民”,从而避免赫胥黎式担忧——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这不仅能够保持理性,还能够善假于物,为我所用,避免沦为工具的附庸。

概而论之,“泛娱乐化”是指以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为核心,以互联网、电视、电影等新旧媒介为载体,通过戏说调侃、噱头包装、“戏剧化”表演等方式大肆传播“愚乐”产品的一种文化现象。当前对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探析是对“泛娱乐化”思潮下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出现边缘化、空洞化、淡漠化现状的积极回应。“愚乐”当道,对于心智未熟、涉世尚浅的青年大学生而言,唯有充分挖掘阻碍大学生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潜在因子,有的放矢地提出进路指南,才能不被娱乐话语制造的虚拟符号和景观世界所束缚,保持生命张力,增强政治认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新人,进而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国梦”而奋斗。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5-05(01).
- [2] 习近平.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9-05-01(01).
- [3] 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M].赵国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28.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5.
- [5] 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4.
- [6] 习近平.习近平在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5-05(01).

一”的改革创新要求,亟须改变教辅资料建设滞后的现状,组织教师针对性地进行教学参考资料和教辅读本的研发。根据“核心教参求精”“辅导读本求新”的原则,研究和编写“教辅材料”,以实现“教有所指”“学有所依”的教学条件保障。在教辅资料研发过程中,坚持两手抓的建设思路,一手抓核心教参的编写,奠定课堂教学的理论依据及相关基础知识;一手抓辅导读本的建设,依据教育部印发的时事资料手册,结合每学期教学专题的具体情况,编写学生辅导读本供学生课后延伸阅读,拓展学生知识视野和加深对课堂教学内容的理解。“核心教参”与“辅导读本”共同组成立体式的教参体系,夯实系统化、规范化和系列化教学的条件保障,确保课程教学的系统化、规范化和标准化建设目标的实现。

## 2. 社会资源开发坚持多样性原则

在“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中,贯彻落实“理论与实践性相统一”的改革创新要求,需要把“形势

与政策”课程的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深度体现“形势与政策”课程贴近社会、贴近现实的基本特点。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出发,若要课程教学与社会现实之间有效链接,需对社会教育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创建能支撑课堂教学的资源库。“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内容涵盖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各个领域,在将社会资源开发利用为教学资源的过程中,要坚持多样性和类别性原则,将庞杂的社会资源科学合理地转换成课程教学资源。一是建设社会资源教学库要体现多样性、丰富性原则,坚持多层次、宽口径、高效率地开发利用各类社会资源,形成以文本、视频、音频、动画、图片等多种方式呈现教学资料的综合性教学资源库。二是要坚持分类建设思路,依据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生态“五位一体”的总布局,分门别类地建设文化资源、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政治发展和生态文明五大类资源子库。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EB/OL].[2020-07-20].<http://news.cctv.com/2019/03/18/AR TIQfuAgYriqdIP8wfUzCe190318.shtml>.
- [2] 黄蓉生,李栋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四有特质”的时代论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12):79.
- [3] 包桂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05方案”实施十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5(9):138.
- [4] 叶飞霞.加强“形势与政策”课程建设的探索与实践[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5(2):55.
- [5] 范军.打造共建共享资源平台 推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信息化建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网站改扩版一年来的思考[J].思想教育研究,2013(1):63.

(上接第39页)

- [7] 习近平.习近平在中国政法大学考察时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7-05-04(01).
- [8] 习近平.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人民日报,2019-03-19(01).
- [9] 俞吾金.意识形态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57.
- [10] 宋惠明.当代意识形态研究[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25.
- [11] 习近平.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9.
- [12] 陈望衡,吴志翔.美学的焦虑与价值基座[J].学术月刊,2005(3):87.
- [13] 曼纽尔·卡斯特.认同的力量[M].曹荣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5.